



# 夜空里的风筝

◎张克奇

第一次见到风筝，我十八岁。那时我刚考进一所中专师范，学校所在地是一个县级市，虽然不大，但因为曾是古九州之一的州府，文化底蕴和气象气象很不一样。小城除了我所在的师范学校，还有好几所中专和大学，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也把各自家乡的特产带到了这个小城，既热气腾腾又多姿多彩。

那个秋日周末的午后，操场里突然响起一阵大呼小叫。正在校园里散步边就文学创作进行深入探讨的我们学校蒲公英文学社的几个骨干，立即循声跑去。此时操场上已聚集了上百人，大家都把头仰着，目光齐刷刷聚焦到天空里那只展翅翱翔的风筝。

那只风筝的造型是一只可爱的小燕子，颜色花花绿绿的，很艺术。那个同学的放飞技术很娴熟，单凭一根细细的长线，就把天上的那只风筝控制得牢牢的，让它升高它就升高，让它俯冲它就俯冲，这期间还出现了几次高难度动作，有惊无险的，惹得那些欢呼声直冲云霄。

也正是因为那只风筝，这个同学博得了很多女生的喜欢，把我们好一顿羡慕。我还据此写过一篇两个少男少女以风筝为媒的爱情故事，过程很唯美，结局却有些凄凉，文章的结尾句是：就像天空里的那只风筝飞着飞着突然断了线。这样的句子现在看来有些俗气，三十年前却还获过一个省级征文奖。

从此我的心里就有了一份风筝情结。而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除了飞鸟和云朵，能飞

上天空的只有飞机。在高空飞驰而过的真飞机一年看不到几次，可遇不可求，我就迷恋上了纸飞机。我叠纸飞机的水平在班里数一数二，不仅花样多，最重要的是飞得高飞得远，几乎每次比赛都能夺得头筹。

后来我才知道，风筝也叫纸鸢，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相传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墨翟经过三年研制做成一只木鸟，成为最早的风筝起源。后来木匠鼻祖鲁班用竹子改进墨翟的风筝材质，做成的风筝“上天三日而不下”。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人们开始用纸裱糊风筝，称为“纸鸢”。南北朝时，风筝开始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宋代以后，风筝在民间广泛流传。“柳条搓线絮搓棉，搓够干寻放纸鸢。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青天。”“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对此古诗文中多有记载。

潍坊是风筝的发祥地。据载墨翟和鲁班制作古老风筝的地点就在现在的潍坊市西南部地区。明初潍坊杨家埠的杨氏祖先自山西洪洞县搬迁至此，就开始发展风筝制作与年画创作，且不断兴盛。潍坊风筝题材丰富，设计独具匠心，采用了国画技法与年画风格相融合的画工，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神韵。据《潍县志》载：“清明，小儿女作纸鸢，秋千之戏。纸鸢其制不一，于鹤、燕、蝶、蝉各类外，兼作种种人物，无不惟妙惟肖，奇巧百出。”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潍坊风筝中蕴含的文化艺术元素日益饱满，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文化体系。自1984年开始，潍坊每年都举办一届国际风筝会；1989年，国际风筝联合会在潍坊成立；2006年，潍坊风筝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涌现出了一大批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风筝制作大师。现在世界上70%以上的风筝，都出自潍坊。潍坊也因此被称为“世界风筝都”。得地利之便，我经常去杨家埠和潍坊风筝博物馆参观，每每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放风筝，看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容易，可以说既是个技术活又是个体力活，我在一位好友手把手的教授下，学了好多次才勉强成功。这容易上瘾，自成功放飞第一只风筝，我就对此乐此不疲。如今二十多年下来，我不但收藏了许多风筝，放飞技术也日臻成熟。不管春夏秋冬，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带着它们去公园广场或者郊区空旷地过过瘾。

每次看着慢慢升起，在天空里翱翔的风筝，我的心情都会变得轻盈而兴奋。那样的时刻，自然暗含了我对天空、对更高更远处的无限向往。我也知道，不论它飞得多高，都必须有那根线给牵着。对于人来说，这里面蕴含着极大的寓意。正如清代郑用锡所言：“昂藏意气入云烟，喜放风筝到九天。要识扶摇能直上，全凭一线手中牵。”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也特别漫长，像极了我所经历的那段人生低谷。万般苦闷之中，我突发奇想要亲手制作一只风筝——老鹰风筝。这对于笨手笨脚的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去

做一只。足足半个月的时间，我一有时间就进入到地下室里，心无旁骛地研究风筝的造型结构、飞天原理，想尽一切办法筹备所需材料，并小心翼翼地尝试。很多事情反反复复数十次的失败以及不断改进之后，那天晚上十点多，我终于做出了平生第一只风筝。

虽然那只风筝造型简单，模样也有些粗糙，我却迫不及待地要把它放飞到空中。在小县城里，冬天晚上十点多已基本进入梦乡。我怀揣一颗既兴奋又忐忑的心，带着那只刚刚诞生于自己手中的风筝走向附近的广场。偌大的广场空无一人，天上的月亮并不太亮，满天的繁星却在天幕里闪闪烁烁着，风儿也善解人意似的不太大也不太小，足以托举起一只风筝的飞翔。

带着一种神圣的仪式感，我认真地做好每一项准备工作，拿足架势去进行放飞，一颗心紧张得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谢天谢地，那只有些笨拙的风筝果然飞了起来，并且一点点地越飞越高，最后几乎要消失在朦胧的夜色里。但是我手中的那根细线很明确地告诉我，它飞得既高又稳。那一刻，我的心也仿佛被它带上了高空，一下子就变得高远辽阔起来，多日里累积起来的那些郁闷和悲伤瞬间土崩瓦解。

那是我扎制的第一只风筝，也是我第一次在夜晚放风筝。我的心里，从此就永远驻了一只夜空里的风筝。我和它，亦成为彼此的唯一。

礼赞林则徐

◎刘树亮

虎门烈火照江天，铁骨铮铮立阵前。  
誓毁烟膏清国土，勇挥利刃斩夷船。  
译来寰宇千秋誉，修得河渠万顷田。  
今诵雄文驱寇策，长风共举复兴鞭。

记者咏

◎高立基

痴情媒体柔翰张，责任担当胸境敞。  
卧雪眠霜求世信，餐风露宿访乡党。  
激扬风雅巨龙崇，锦绣文章大家赏。  
睿怀江鹤作桥，梦圆华夏初心爽。

凤入松·九月九登高

◎管恩锋

晓霜踏月渡前川，藜杖松烟，衣襟半湿弯腰背，身边鸟，唱响空山。采撷流云拭汗，捡来灵石开颜。  
茫茫千里海天宽，九点齐烟。忘机顿觉身如絮，纵苍茫，高处盘旋。脚踏白云北去，身随大雁南迁。

西江月·秋夜感吟

◎钟瑞华

朗月檐前高照，吟蛩月下和鸣。风姨顽似小精灵，爽气隔窗投赠。  
扰梦或因秋信，拥衾未觉伤情。诗心检点旧相仍，更把天香赞咏。

西塘行吟三首·其一

◎刘清华

乌篷划过旧时光，星夜沉杯酒转凉。  
借得橹声三两句，添些故事到西塘。

在磨砺中

唱响平凡歌

◎张国华

平平淡淡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持之以恒追求梦想，是烟火人家的显著特征。寻味平凡，我深深体会到，在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了不起的自己。只要你不颓废，不消极，一直酝酿着乐观，培养着豁达，坚持着善良，始终朝着梦想前行，就没有到达不了的远方。

提笔写春秋的“诗孩”杜敬业。他把自己喻为“诗孩”，用心写了一辈子诗，痴心寻“诗魂”越写越通透，越写越年轻。今天八十二岁的杜敬业，当过工人、教师，退休后还当过传达。老伴去世后，他进了养老院，把写诗当成终身伴侣。“我抱着睡去的始终是梦，睁开眼就把它丢了。但我还要抱着它睡去”。作为耄耋之年的民间诗人，他天天写诗作赋，自谓诗痴。他说：“人心不能老啊，保持一颗童心，是长命百岁的法宝。他认为“树梢上的夕阳”依然灿烂，那是熟透了的宝光。

退休后的田园生活，那是很多人向往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田园派”著名诗人、“农家小院派”代表冯恩昌已是九秩老人，著作等身，笔耕不辍。退休后他把自己置身于菜园，种着菜吟着诗，其乐融融。于是我创作了《久久旷野非韭香》这首小诗：一个老头儿浅笑着菜园/把刚刚割完的非菜装进筐/锄囊衣上正酝酿养心小诗/题目叫“久久旷野非韭香”/他躺在浓烈的夕阳中/九秩年龄亲吻紫色的脸膛/离不开本土的旷日持久/啥时退的休也早已淡忘/看草木虫鸟，使人心地干净/种时令小菜，萌生诗和远方/看它们辉煌，也看它们凋伤/田园是寂静的，却诗意流淌……这就是冯恩昌，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平淡的生活。平凡的生活也厚待了他，让他著作等身，长寿开心。

由此可见，走捷径的人路远，走远路的人不惑，埋头苦干的人聪明，不炫耀的人眼亮。可以说，远是平凡的长，脚是勤奋的短。你只要仰起头来做自己，你的靠山是你自己，坏情绪是自己消化，好心情须自己昂扬。平凡的人深知，不管任何时候，能替你撑腰的那个人也还是坚强的人自己。

真正幸福的人，恰恰是那些心思最简单的人。他们不会自己跟自己较劲，还是会怀着一颗知足感恩的心，拥抱生活。在生命长河里，他们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朝花夕拾

秋的盛装

◎李玉莲

好像一切都在不经意间。不经意间，风有了凉意；不经意间，满树碧绿洒出黄晕，地上有了黄的甚至绿的落叶。

不经意间，又一个秋天来了，经历了春的萌动，夏的成长，成熟的自要饱满，而繁盛过的终究要陨落，于是在文人墨客笔下，“秋”是“悲”的连体儿，即使偶有“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引吭高歌，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反而愈让人生出“秋毕竟是秋”的感慨。正如自然也有落幕之时，上演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的生命之歌，必将经历秋的休整、冬的酣眠，然后等待又一声春雷。自然也需要月盈月亏的张弛之道。

直到有一天，也是在不经意间，看到了那满树金黄的银杏，我才对秋有了另一种认识。

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想过，秋天的树叶可以这样的黄。见过因为耗尽了所有的水分和生命而惨黄的梧桐叶，见过好像还未舒展尽筋脉却突感霜露而皱缩赤黄的梧桐叶，见过虫咬霜打黄绿驳杂的白杨叶，还见过尚是青绿却不知何原因已枯落的种种落叶，也见过经霜之后赤红如血的枫叶。可唯独第一次这么真切地凝视秋天的银杏叶。

整个银杏树在高远的秋空下，如擎着金黄的火炬，灿灿地燃烧，让人怀疑除春夏秋冬四季之外，宇宙专为银杏的金黄另安排了一个季节。它们黄得如此均匀，没有一片树叶，没有一根叶脉不是纯正的金黄，没有鹅黄、明黄、暗黄、灰黄、赤黄等的混杂与过渡。世上最高明的画家或者最认真的孩童也未必能涂抹出天地间这样的片片黄叶。到底是什么让它们们好像一夜之间全部褪去绿衣着上黄袍？

拣一枚黄叶轻轻托在掌心，细细地端详。那小小的扇形的叶片通体明净，边缘部分有点微微翘起，像小姑娘微微抿起的唇。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娴雅淡定，没有大红大绿的张扬，也没有衰败凋零后的萎靡。莫非这“落黄”早已洞悉“化作春泥”的使命？轻轻抚摩着那滑滑的蜡质表面，爱怜地把它放在尚不高大的树干下。

银杏树的生长极其缓慢，几十年也不过碗口粗细。树干也是直直的，极少有像白杨、梧桐、柳树那样的枝枝杈杈。银杏的叶片就像片片都从树干上直接长出来一样，所以整个树身让人感觉瑟瑟的。在姹紫嫣红的春天里，在绿树浓阴的夏日里，并不显眼，没有多少人去注意它。当然，如果它是棵成百上千年的银杏树，那另当别论了。可是，一当秋风起，往日伶仃的银杏，便身裹黄氅凸显于天地间了。

深秋里这个金黄的世界，那满眼的金色一直铺排到人的心里。满树的金黄比浓绿更能让人感觉到生命的张力和底蕴。那是经历了大红大紫，大起大落之后的沉稳内敛。那是另一种成熟，一种洞察一切之后的睿智，一种云淡风轻的从容，正如一个阅尽人世悲欢离合，生生死死的智者。

满树金黄的银杏，让我们领悟：陨落原来可以如此辉煌，结束原来可以如此盛装！

收获后的秋，原来可以如此华美，谢幕也可以如此轰轰烈烈！



光影潍坊  
摄影：王波  
拍摄地点：安丘汶河岸边

一块地

◎接贵钦

大约40年前，我正读初中，暑期回老家，锄了一回地。这是我从大到小记忆最深的一次劳作。我们一家四口，从老屋出发，走了很久才到地头——湖地漫漫，满眼庄稼。我当时自诩长大了，特别卖力气，但是，很快就累瘫了。因为钻在玉米地里，细长粗粉的玉米叶摩挲，胳膊和脖颈很快就刺挠难耐，且必须弯腰方可用锄头锄地，把草连根拔起，那腰酸腿疼，站着坐着也痛。但是只能咬牙坚持，可抬头看看——还是一眼望不到头。父母说，这块地细长，长200米。

不知流了多少汗，终于锄完了。回家后，用开水泡了两个煎饼，又倒了些酱油——虽然从小到大吃过无数次，可这一次的回味最深，那香甜，别提多好吃了。

父母退休后，回到老家买了一套房子，装修之后，南北通透，窗阔墙明。闲暇或假期，我就带着孩子回来住上几天。这楼房在村西北，楼西、楼北都是庄稼地，夏天可以看到一片片整齐而丰硕的庄稼，冬天则平整空阔，几排高大突兀的杨树之间，是绿油油间杂淡黄的麦田。一开始父母就在楼前开了一块菜地，种些白菜、萝卜、大葱、香菜、小油菜，吃不完就送给左邻右舍；在楼西庄稼地头种了一溜玉米，撒下一些豆角种子，玉米长得茁壮，豆角结得肥硕，三天两头就能摘半瓢，易炒易熟，且满嘴留香，顿顿吃也不厌倦。

今年夏干旱，秋却雨水绵绵，地里水汪汪的。一天我透过窗台看田野，玉米已掰完，玉米秆仍留在地里，干枯僵硬，斜斜支楞着，风吹过发出“哗啦啦”金属样的铜音。肥硕的喜鹊在地里散步，一群群麻雀盘旋着。我忽然想起40年前锄草的那次经历，便问父母还记不记得那块地在哪里，父母笑着指了指楼西边，也就20米远处，说地就在那里。我大吃一惊，从阳台看，又到北窗看，看来看去，怎么也不像200米长；又从楼上下来走到地头，正是一片玉米地，朝北望去，还是一眼望不到头。心想，原来我并没有远离，反而是离它越来越近了。

星光下，母亲提着保险灯，背着柴篓和竹耙子，赶往村东杨树环绕的大马路。随风飘落的，哪是杨树叶，分明是金黄的“煤饼”。母亲搂起一堆，再搂起一堆，动作麻利，抢占下十多堆的地盘。

晒干后的树叶，哪舍得直接进炉膛，先要打猪糠。落叶会变成养猪的饲料，这就是农人对落叶的感恩。

当下的故乡，住楼户已集体供暖，生活上了燃气这种清洁能源。落叶，不再是农户眼里的珍宝。唯有孩子，串起金色的树叶拽着飞驰；唯有诗人，拿金色银杏叶、彤红的黄叶当书签，从落叶读出奉献的激情，寻觅到静谧的意境，抒发出生命的强音；唯有艺术家，用画布上的落叶，寄托生命的不屈与轮回……

落叶，曾是枝头的舞者，是收集阳光的天使，为树干的生长输送着光合的能量。当秋风送凉，水分渐竭，为节省树干能量的消耗，叶子们拍拍手，告别而去，没有眷恋，没有悲伤。

叶子，舞蹈过，显赫过，挥别时，潇潇洒洒，以最后的翩翩起舞，跟天空挥别，跟树干道别，跟风儿吻别。

叶子要去的，有诗意，也有凄凉的远方。园丁师傅说，少量送到了菜地，为过冬的菠菜、蒜苗做了暖袋，这是诗意的结局，起码，叶子们还能将与将来临的白雪共舞一曲。大部分树叶送入了垃圾厂，在燃烧里舞蹈，为供暖发电做出最后的奉献。

这“沙沙，沙沙”，哪是扫地的声，分明是在弹奏琴弦，在开启记忆的门窗——

那是个柴粮匮乏的年代，地里收获后的庄稼秸秆，维系不了烧火做饭之用，就靠撿树叶做补充。

落叶，曾是枝头的舞者，是收集阳光的天使，为树干的生长输送着光合的能量。当秋风送凉，水分渐竭，为节省树干能量的消耗，叶子们拍拍手，告别而去，没有眷恋，没有悲伤。

落叶，曾是枝头的舞者，是收集阳光的天使，为树干的生长输送着光合的能量。当秋风送凉，水分渐竭，为节省树干能量的消耗，叶子们拍拍手，告别而去，没有眷恋，没有悲伤。

落叶，告诉我

◎王乐成